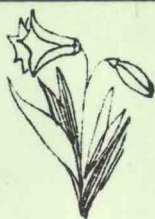


幸运与坎坷

刘沙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幸运与坎坷/刘 沙著 - 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1999.6

ISBN7 - 5059 - 3360 - 4

I .幸… II .刘… III 纪实文学 - 中国 - 当代 IV .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9)第 18014 号

书 名	幸运与坎坷
作 者	刘 沙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方 为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河北保定满城印刷厂
开 本	787 × 1092 1/32
字 数	80 千字
印 张	4
版 次	199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7 - 5059 - 3360 - 4/I.2559
定 价	6.80 元

序

冉淮南

刘沙同志的回忆录《幸运与坎坷》，终于要出版了。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。早在 1986 年我们开始编辑“冀中文丛”时，计划中是有刘沙同志这一本的。但是，她作为这套丛书的顾问，首先忙于其他一些书稿的组织与编辑，尤其是对抗战时期几位老战友的书稿，韩启民同志的《年轻的时候》，许明同志的《离乱与安宁》，罗云同志的《热土与亲人》，齐岩同志的《夕下拾零》，齐英同志的《静夜回声》等，她是倾注了那么多的心力与心血，因此也就无暇顾及自己的书稿了。

还是在上中学时，刘沙同志就酷爱读书，喜欢文学，萌生过将来要当一名作家的志向，以后在战争年代，曾不断把自己在炮火硝烟中的感受写成诗文；但是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，她并没有走上作家之路，却在过了几十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，开始组织编写有关反映战争年

代,主要是冀中军民抗日斗争生活的作品,成为了一名编辑。除了担任“冀中文丛”顾问,她还协助吕正操将军撰写回忆录,编辑《论平原游击战争》;主持赵亚平同志的传记《逝去的青春》的编写;整理张逢时同志的长篇小说《燃烧的乡土》;帮助崔璇同志出版长篇小说《白洋淀三部曲》;对于我和刘绳合写的长篇报告文学《留给后世的故事》,她曾几次组织座谈会,充实内容,订正史实,并逐字逐句地审阅书稿,十分认真地写了序文;对于我和杨啸合写的八集电视专题片《平原诗篇》、二十集电视连续剧《冒着敌人炮火前进》、长篇小说《不容进犯》、长篇报告文学《在纽约握手》,同样予以热切关注,有次在病中还一口气和我们谈了整整半天,我和杨啸每当想起来,心里总是感到一股温暖,激动不已。

就是因为这些,刘沙同志自己书稿的写作便一拖再拖下来了。我曾几次提起,说:

“刘沙同志,还是先把您自己的书稿写完吧。”

“不急。”她总是这样说,“等忙过了大家的事情再说。”

于是,她便又忙起别人的事情来了。

我认识刘沙同志,是在二十年前,她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时候。本来,过去工作繁忙,离休后可以喘息一下了,可是她不,她已经为自己安排了新的工作,这便是更加沉重的编辑工作。这时她已年逾花甲,却不知老之已至,工作起来总是那么废寝忘食,夜以继日。每当我把

一部书稿送交她审阅，常常是出乎我的意料，她很快便把书稿看完了。开始时，我还以为她并没有认真看，只是顺手随便翻了翻，不然哪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就看完了呢？待我把稿子拿过来一看，却不禁大吃一惊：她不仅首先从大局着眼，把握着导向；而且在微小的方面，字词甚至标点使用的纰漏，她也都指出或是改正了。显然，她是真正花费了力气，是起了早，挂了晚，熬了夜的。我担心她这样做会累坏了身体，便劝她注意休息。她听了，总是笑笑说：

“一有工作，不干完，手放不下，心也不踏实。”

以后，她仍然是快节奏，高效率地工作着。

和刘沙同志接触，总觉得有一种东西在感动着你，激励着你，燃烧着你。我想过，这究竟是什么？简言之，这是一种精神，一种无私忘我的精神，一种自觉工作的精神，一种顾全大局的精神。我妻子也很受感动，常常敬佩地说：

“刘沙同志这么大年纪了，干起事来也不知疲倦，就像一团火！”

是这样。在刘沙同志身上，不仅有着一般革命前辈经过长期工作锻炼和战斗洗礼的高尚品质，也还有着她自己的许多独具的闪光之处。然而她却总是谦逊地说，自己是一名普通的老战士、老党员，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力所能及的工作。但从她的并不平凡的经历，可以看到她是做过很多重要的，惊心动魄甚至是惊天动地的事

情的。原来，她的这本回忆录还要写得更充分和更丰富一些，但因体弱多病，已经力不从心，做不到了，只是把她过去写过的片断材料，按照时序连缀起来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。但就现在来看，她的这本回忆录还是有其独特意义的，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，因为颇具功力的简洁有力的叙事文字，也还具有审美的价值。而且和一般的回忆录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，即所写社会经历，处处浸透着人生、人情和人性的抒发与思考，这就不仅引人阅读，也更具启迪作用。刘沙同志原想写完这本回忆录，还要写有关妇女和老年人的著作，我曾听她讲述过自己的一些观点，是很精辟深刻的，这些著作也都不能完成了，实在令人惋惜和遗憾。

刘沙同志给我的鲜明突出的印象，是她时刻关心着国家大事，却又是从一点一滴的细小事情做起。我曾看到她穿的毛衣，在胳膊肘处有一块补丁；后来，另一个胳膊肘处又破了，我看到她亲自缝补。显然，这件毛衣是穿过多年了。这件小事让我感到惊异，也更加肃然起敬。我曾多次和妻子提起这件事，讨论这件事。按说，刘沙同志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，虽然经历过战争年代艰苦生活的考验，但以后的生活条件也还是比较好的，买件新的毛衣自然不成问题。可是她却一年又一年的穿着那件破旧的毛衣。我的女儿曾对妈妈说：“刘奶奶总穿一件缝补过的黑裙子。”这事我也注意到了，因为它引起过我这样的联想：这件黑裙子可能是刘沙同志母亲的嫁衣或

者三十年代她自己上中学时曾经穿过的吧。我也想过，刘沙同志绝不是做给谁看，因为这没有任何必要，而是她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，多年来养成的一种简朴的作风。

我也感觉到，国家的繁荣富强，曾经引起刘沙同志怎样的欢欣鼓舞；而对社会上出现的那些消极现象，她又是多么焦心忧虑。由于年事和身体的原因，她也确实顾及不得许多了，但我却听她几次这样讲过：“对于社会上出现的那些坏事，我们是没有能力管了，但能管好自己，不做坏事。”这句话引起了心灵的震撼，管好自己，不做坏事，一个人一生能够做到这样，怕也是很不容易吧；如果人类的每一个成员，都能够做到这样，那么整个世界该是多么美好啊！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，刘沙同志曾经做过那么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，到了晚年还这样严于律己，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动。因此，我怀着深深的敬意，牢牢地记住了刘沙同志说过的这句话。

刘沙同志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革命前辈，她的心总是那么火热。也许因为我们是同乡，同在白洋淀南边，千里堤把我们的两个村庄相连起来，她在回忆录中所写迷人的童年生活，引起了我多少美丽的遐想。特别是秋天的傍晚，篝火的光焰，和夕阳相互辉映；当夕阳落下，篝火的光焰便融入晚霞之中。它伴着新月升起，迎接朝阳。它是不会消失的。

1999年3月30日于北京

目 录

序 (冉淮舟)

上篇 童年与求学时期..... (1)

一 轶趣..... (1)

二 大家族..... (5)

三 苦命女人 (10)

四 哥哥的婚事 (11)

五 沧桑好运 (12)

六 兄嫂之家 (13)

七 志向转移 (15)

中篇 战争年代 (17)

一 回乡抗日 (17)

二 夜晚炮声 (18)

三 洪流 (20)

四 发动 (22)

五 妇代会 (25)

六 开辟工作 (29)

七	纪大娘	(34)
八	遭遇叛乱	(36)
九	同志之间	(50)
十	学习	(56)
十一	烽火恋情	(60)
十二	突破重围	(69)
十三	硝烟中的宠儿	(72)
十四	晋绥之行	(76)
十五	从延安到东北	(77)
下篇	和平岁月	(80)
一	祸从口出	(80)
二	烈火烧身	(85)
三	拘留审讯	(89)
四	在监狱中	(95)
五	田园之乐	(100)
六	营救囚友	(104)
七	形势险恶	(109)
八	万民欢庆	(114)
尾声		(118)

上篇 童年与求学时期

一 轶 趣

在河北省中部,有一个美丽的淡水湖,由大小九十多个淀泊组成,就是号称“华北明珠”的白洋淀。它的上游是唐河、府河、漕河、瀑河、潞龙河等九条河,故有九河下梢之称。再通过大清河泄入海河,经天津东沽入海。白洋淀中,像小岛一样的田园、村庄,星罗棋布。淀区是三分地七分水,盛产芦苇、莲藕、菱角水生植物,也盛产鱼虾、螃蟹、水鸭等水生动物。这里的人们多以渔业为生,一般是男人治鱼,妇女编席、打箔、织网。因为这里的地理环境和人民的思想觉悟,白洋淀又是共产党领导的高蠡暴动的策源地;到抗日战争期间,更是冀中平原抗日的中心腹地,为雁翎队奇袭日军时出没藏身的龙宫宝地。

白洋淀的南岸有个北冯村,背靠淀区,村南相距一里

地有个南冯村，鸡犬相闻。再往南就是高阳县界，不再是安新县地盘。这里长年是一派淀区的景象，广阔，美丽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我于1918年生于北冯村一个落没的地主家庭。水乡给我提供了极致的玩乐兴趣，童年饱尝大自然的无限风光。

北冯是个有四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子，村东北有条小河流过，来自潞龙河，平时水浅或枯干，到发水时则汹涌奔腾，往西北通向白洋淀。水深的时候，可以沿河沟乘小船到淀里捕鱼虾，采菱藕和鸡头米……村南有片大洼地，紧靠潞龙河，岸边柳荫丛中，有条大堤，名为千溜堤。沿堤行走，可到高阳、任丘。在我学会骑自行车后，时常跟二哥骑车沿堤去属于高阳县的南佛堂姥姥家串亲，或者去野外教我放枪瞄准射击，这比过年放鞭炮开心多了。

北冯是没有码头的水旱码头，发水时坐船往西八里地到同口。同口镇比我们村大得多，同口集市很热闹。村中常有人到同口赶集，还到东南边属于高阳县的孟仲峰上庙，乡间庙会比集市规模大，为时三五天。到冬天，冰封河冻，不能行船，村里人坐上冰床子下天津卫。坐冰床子闯过一道道冰川裂缝的惊险，振奋童心的欢乐记忆犹新。

水涨水落无一定之规。在夏秋之交，接近割谷收高粱的时候，一发大水，就是排山倒海席卷而来，顷刻间灌进街头巷口，甚至漫到院子里。夺走一季庄稼，庄稼人生活就更加艰难了。孩子们和大人想法不一样。水乡的孩子特别喜欢玩水，下到水里摸鱼、戏水。村中六七岁的男

孩子几乎都会 泅水。做父母的最担心孩子溺水,有的人家在男孩子的脊背上用墨画个记号,如果下水,墨色就掉了,少不了一顿揍。就这样,孩子们仍下水取乐。

有一年秋天,发大水,地上一片汪洋。落水后低洼的菜园里积存了半人深的水,许多随水流冲进洼地的鱼滞留下来,互相碰撞。我跟随二哥一起到村北我家的菜园里去抓鱼,先堆起土埝拦住退落的流水,后在埝口插上苇箔汲水拦鱼。同时往外淘水,水越来越少,鱼的密度越来越大,二哥站在水里双手抓鱼,扔到岸上,我便急急忙忙抱起大鱼放进篓子里。家里水缸都放满了活鱼。其实谁家的鱼也吃不完,往往腌制,晒成半干,挂在阴凉的屋檐下,随时蒸熟了吃。

我家是个封建的大家族,不让女孩子上大街、跑野地,更不准下水。我只好跟在哥哥屁股后头玩。二哥还会叉鱼,叉的都是三斤五斤的大鱼,我跟着拣鱼,实际上是抱住他扔上岸的大鱼,不让它再蹦到水里去,紧张极了,却也兴奋极了

逢水季,村里一般较穷人家的姑娘、媳妇,可以划船去邻近的小北淀采菱藕。大户人家不让女子去。我三哥赶上发水在家乡时,常和大伙一道去。晚上他们回来,采来好多菱角、鸡头米,清香、脆嫩,我只能听哥哥讲一些采摘菱角和鸡头米的趣事。诱人的风情,永远地飘忽在我憧憬的梦幻中。

小时候和我玩得最多的,要属三哥刘亦瑜。他比我大六岁,当我四五岁时,就成了他的小尾巴。他爬树,我

也跟着爬。他掰掉的树枝，我就帮他拾到一起抱回家。男孩子结伙“嘚叭(dēi tǎi)”(一种击打木棍的游戏)，我帮他抱叭棍。过年买鞭炮，我和兄弟们比着放。粉碎四人帮群众自发的庆祝会上，我还抢着用手掐着扔高放几个二踢脚。小青年们惊奇地哄笑着：“老太太还真有两下子哩！”随后，我跑了多处，又托人买了几十元的大小鞭炮，准备着逢喜庆和儿孙一起放。

村北有我家七八分菜地，我常跟大人到菜园去玩，也干点零活，摘豆角，抽蒜苔，割韭菜，大人浇园，我用铁锨堵掘水口。瞅空捉蛐蛐，把北瓜秧茎掐断一截，把蛐蛐装到茎叶的空心里，两头再用草塞住，拿回家养起来。

最有趣的，莫过于养茴香虎——专吃茴香茎叶长大的豆绿色的成虫，抓回来扣在花盆里，过几天变成蛹，再过五六天就变成花蝴蝶，有红、黑、金黄、宝蓝，相间匀称对称，鲜艳美丽极了。挑选最大最好看的用针钉在窗棂上，留作标本。

1926年三哥到保定育德中学读书，我就和村东北角茅屋里一位贫农辰大爷的女儿云姐玩，她比我大两三岁，得喂猪做饭，下地干活。我跟上她一道去拣麦子，挖地梨儿，也是边干边玩，我们一起逮蚂蚱，带回家炒了吃。我还跟小街上的姐妹们到河边挖胶泥块，打模子，做泥人。到十多岁的时候，本家的婶子大娘就有些唠叨说：我母亲格别，撒手让闺女登梯爬杆，上场下地，哪像大家主的闺女，倒像个“假小子”。我母亲思想开通，主要抓紧我念书作功课，也开始学点针线，但不限制我和穷家姐妹上场下

地去尽情玩耍。

我家前后三层院子，中间夹着一块空地，有一间茅草屋，住着一家姓曹的姐弟三人，父母早亡。我对曹家姐姐叫苗姑，她婆家在同口，年轻守寡，当时不过三十，为人正派、忠厚。我母亲很同情关心她，她对我也很亲热，常到她家坐在炕头上和她聊天。对于大人们，主要是各阶层妇女的生活、情趣，我特别关心，总爱打听。她边做针线边给我讲故事，也讲发生在同口的传闻趣事。春节期间，还有小街的小姐妹聚到她家小屋里玩玩纸牌。

我有时住姥姥家，姥姥家也是一个小村里的大户人家。表姐妹们也喜欢和我一起玩，因为我比一般女孩子胆子大，也贪玩。老姨博览群书，每晚给姥姥和邻近的孩子说书，朗读《七侠五义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》、《十三妹》等侠义小说。我自己看过的小说，听老姨说得有声有色，也很入迷。

二 大家族

北冯村有两大家族，西王东刘。靠村子东南头还有一家姓曹的大户，跟刘家有些世仇，父辈不相往来，但到第二代后则不再挑事。

祖父那一辈上，共兄弟三人，祖父排行老三。太祖父住在东院，二祖父住在南院，祖父住在北院。东院人财两

旺,父亲这一辈上共兄弟八人,东院就占了五个,南院二祖父家有个独生子,我家兄弟二人,父亲和叔叔。叔伯弟兄八人中有五人受到高等教育。东院二伯父绍曾是清末进士,曾在外地为官。三伯父续曾是举人,河北省教育界知名人士,保定二师的创始人,任校长十二年,也是封建礼教的代表人物。父亲刘绂曾,曾考中末班秀才,后来上师范,听母亲说师范毕业后还去过日本参观,回国后长年在外地教书,后来在同乡军阀陈调元手下做文职官,还当过一任县长。在我这一辈上,比我大的十四个哥哥中,有九个是大学毕业。家中的男孩,除留一个务农做少当家的外,其余都供升学,有的留学日本,回国后做医生或教授。我大哥刘亦珩育德中学毕业后考上唐山交通大学,1922年加入CY。1924年国共合作时,也加入国民党,称为跨党。1926年第一次大革命期间,因他参加学潮和开滦煤矿罢工被学校开除、通缉,逃亡日本。后考上官费留学,在广岛理科大学攻读数学,成绩优异,并有著述。毕业后回国,即受聘于北平师范大学任讲师,第二学期被安徽大学聘为教授。

这个书香门第的大家族,还是重男轻女,不准女孩子外出上学。在我这一辈的十多个姐妹中,除我从小自学,得以外出升学外,其他姐妹难得正式入学就出嫁了。

我们这个家,到我记事之日,已开始中落。1928年和叔父分家,我家只分一百七十八亩薄田,两处宅院。后因三哥参加革命,第一次被捕入狱,就卖地百亩把他赎回。1929年后因二哥参加革命活动,更没心思过日子。

家里名义上还雇着两个长工，先后有高驹和乔大成，都是共产党员，参加 1932 年高蠡暴动前后，家里便成为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站。

没分家前是叔父当家，家庭的开支、收入都由他一手经管。母亲不仅没权，而且受气。父亲在外，又供大哥上学，不能常给家里寄钱。二哥、三哥都入学读书，叔父的长子比我还小，不到学龄，这便更加剧了家庭的矛盾。

大哥读书算勉强地供出来，到二哥读书时嫌花钱太多，只上到高小毕业就强令辍学，在家下地干重活。二哥不满，遂私逃到保定当兵，家里去人把他抓了回来，不久又参加革命，成为共产党员。

母亲为哥哥们争取到了念书的机会，因为封建大家族，不准女孩子上学。但从母亲和哥哥说，是支持我读书的，他们在家里教我。那时村西头有个女子读书班，曹、王两家大户的女孩都去就读，刘家一个不让去。我在家里学习，母亲给我规定课程和作业，必须按时完成，念完书，作完作业，才放我出去玩，有时，干点杂活儿。

母亲从小喜欢读书，外祖父是私塾先生。父亲结婚后，母亲得空就跟着父亲，以后又跟着哥哥们悄悄认字看书，从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唐诗》、《宋词》到高尔基的《母亲》等等，凡是能抓到的书她都看。日积月累，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，思想越来越开通，认为男孩、女孩都应该进学校读书，唯有让孩子读书，才有出头之日。她常教育我们：“咱们可不能跟别的孩子一样争吃争穿，钱会花完，新衣服会穿破，读书识字有真本领，谁也

抢不走。”我大哥亦珩才十岁，就让跟父亲去保定上学，有时还尿裤子，到冬天，湿棉裤结成冰凌也不敢讲。乡亲们说母亲：“你真狠心呀！这么小的孩子就舍得？”母亲说：“有什么舍不得？让孩子念书学好本领才是真疼孩子。”三哥和四弟也都是很小离开父母到外地读书。

1925年秋，父亲任县长时，我和母亲曾随父亲到过石家庄、保定一带，我见到有女教师、女医生，眼界大开，深深感到作为女人不光是做媳妇当牛马。我从小就总是和哥哥们争高低，盼着和哥哥们一样读书自立，男女平等。

1927年秋，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已加入共产党的三哥刘亦瑜，回村建立了全村第一个村党支部，领导贫苦群众，进行多次反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。1929年秋，在三哥的争取敦促下，村里完小开始招入女生，母亲当即送我上学，插班到四年级。我们的级任老师陈守岱，当时是党员，便在学校传播男女平等、妇女解放等革命道理。村支部开始从高年级男生中发展积极分子入党。后来闹学潮轰走了国民党派的校长。

1930年初，我随父母到济南入崇德小学，因系秋季运动会，只好退一学期插班到四年级。崇德小学是齐鲁大学的子弟学校。此时三哥也转到济南，公开身份是济南师范学校的学生，为发传单和写壁报暴露了党员面目，被校方开除。这年暑期，借口到北平考大学，从事党的工作，在一次集会游行中被捕入狱。家中借债、卖地，接济营救三哥出狱。